

寒金抄

熊 保 西 著

華 中 圖 書 公 司 印 行

1944

賽金花

著者 熊 西

發行者 唐 性 天

發行所 華中圖書公司

重慶民生路一〇一號

北碚 南京路十五

聯營書店

重慶林森路

成都祠堂街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再版

三〇〇一—五〇〇〇

賽金花本事

金花，天生麗質，儀態萬方。十四歲嫁洪狀元，隨洪出使歐洲，顯赫一時，時以狀元夫人稱之。洪任滿歸國，旋即病歿，金花亦因某種關係，被洪家驅逐，彼時無以爲生，乃與孫三在滬設書寓。洪氏戚族，又以有礙家聲，出而干涉，金花遂北來津門，設「金花」班，金花之名由此而起。庚子拳匪作亂，金花與孫三逃亡京師，重整舊業，一般名流顯貴慕「狀元夫人」名，交相結識，名士周玉爺更強與金花訂金蘭交，於是金乃易筭而弁，稱金花二爺矣。幕開時，周等正在金花寓宴客，觥籌交錯，逸興遄飛，八國聯軍陷京畿，街市紛亂異常，有洋兵來叩金花之門，周等惶恐萬狀，紛紛避匿，金花從容出，操白語應之，詢之聯軍統帥爲克樂米將軍，乃曰：「將軍我故人也」。洋兵度伊非常人

賽金花

二

乃不相擾，逕去。彼時周等尙戰慄不已，形狀頗爲狼狽，金花一一慰勉。花旋因結識克樂米將軍更名重一時，名流顯貴，朝夕趨候，藉資資給，彼時於克德公使被戕事，金花從中斡旋，尤爲得力。斯時金花公私繁忙，難於左右逢源，其顯貴遂以微末細節不滿於金花，只以金花顯赫，隱忍不敢發耳。庚子事變既定，百官昇賞有加，金花則仍操故業，當妓偶因事服毒死，昔日不滿於金花者乘機投石，暗加譏於官，於是名噪京華之金花立歸一變而爲階下囚矣。各流顯貴，莫足本前以婢僕寵奴，席捲潛逃，庭宇寂寥，門可羅雀，孫三又於此時將殘，僅餘殘廢顧媽及小菊不忍離去，時往監中探視其後竟及於方敵許。二爺之財產乃盡然無存矣。旋刑部判遞解回籍，此一公案於焉結束。三十年後，金花雖然一老嫗矣，因處故都天橋附近，頗沛累遺，貧病交迫，房主又索租甚急，無已，金花乃遣小芳赴庚子時曾受其恩惠者，告其以處境，乃止。

涼，人情澆薄，昔日受恩者反面不顧，金花睹昔日照片，憶及已往榮華，不禁
滄桑之感，而病益加綿悞矣。時古面謠諑紛紜，金花頗憤世故之炎涼，又懼國
家重蹈三十年前之覆轍，泣然涕泣，連吐鮮血數口，竟溘然長逝。是時國軍已
整軍經武，不復庚子時代之情況矣。

「賽金花」公演感言

我爲什麼要寫「賽金花」？賽金花是四十年前的一個名妓，她有可歌可泣的身世，且由她的身世可以看出四十年來國家的興衰，人心的變幻，帝國主義者加緊的壓迫。她於民國二十五年冬死在北平，葬於鼓儀門內的陶然亭。國事當時是那樣的危急，敵人在華北的壓迫是那樣的兇暴，庚子年帝國主義者在北京城裏姦淫燒殺種種慘無人道的行爲，都頓時活躍在我的眼前！我痛恨過去，我憂慮將來！

眼看第二次庚子事變要在北平重演了！於是在北風怒吼的冬夜開始寫「賽金花」，從冬夜寫到春夜才寫完。以爲殘冬已過，陽春來臨，不料殘冬至今還未消逝！

「養金花」曾一度被禁演，表面上雖是我們政府下令禁演，但骨子裏還因為是侵略者的日本和協助侵略者的威權壓迫所致！我政府當時有莫大的痛苦，還想委曲求全，抱着「和平不到絕望，不放棄和平，犧牲不到最後關頭，不輕言犧牲」的態度，政府這種忍辱負重的態度，我當時頗能了解，雖然全國的輿論對於「禁演」非常激昂，記載和批評這事件的文字，事後統計有六十萬字之多，輿論一致主張不顧帝國主義的干涉，請求政府解禁！但我爲了體貼政府的苦衷，終於在「養金花」預演的時候，向數千觀眾宣佈停演！

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，我永遠不能忘記：三十年來未曾有過的大雪，密密片片的從天空飛下，把一座莊嚴偉大的北平鋪蓋得潔白。整個的古城變成了銀色世界，好美麗啊！尤其是拱托着北海的朱欄，煤山頂上的八角亭，天安門前聳入雲霄的華表，中山公園裏參天的古柏，金鰲玉棟的石橋！就在這

種環境之下，我從府右街羅賢胡同走入西長街的新新戲院，在戲院裏久候了的數千觀衆，見我帶着遍身的雪花入場，熱烈的鼓掌歡迎，這時演員也都化裝完畢，只待幕一揭開，望眼欲穿的「賽金花」就可以露演了。沒有料到我走到台口，輕微的，沉痛的，說了這樣的兩句話：「我是中國人，我應該服從中國政府的命令！現在政府既有令禁演「賽金花」，我祇好遵命停演。」說完之後，我約束不住我的情感，淚珠像泉水般的湧出，全場數千觀衆，頓時說不出話來，彷彿被一塊千鈞的重石壓在他們的心頭！

次日北風怒吼着，全國的同胞——知與不知，信電慰問，有如雪片飛來，足見當時一般民心所趨。如今北平已經被強暴的敵人霸佔兩年有餘，百萬同胞仍在鐵蹄下飲泣掙扎，不勝悲憤！敵人已朝我們的胸膛宰割了，我們正應該與孤軍奮以迎頭搏擊！我們現在雖在成都公演「賽金花」，但不能滿足我的心

賽金花

八

願，我必須回到北平去演「賽金花」！

二十九年三月十七日熊佛西記於蓉城。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賽金花

登場人物

賽金花

顧媽

小芳

孫三

楊大爺

曹七爺

錢五爺

周玉爺

沈少爺

小撲虎

女看守

解差

巡長

鳳玲

第一幕

佈景：北京李鐵拐斜街的賽金花書寓。是三間北京式的房子，間與間之間以紫檀木扇隔斷，但都留有寬敞的空道。空道懸着深紅色的西洋絨幔，可以任意啓落。左邊的那一間，有一過道通外院，是賽金花的應客

室，兩旁是一排格子窗，從窗中可以窺見院中的樹枝花影。中心擺着一張大理石心的八仙桌，配着四個石心的小圓凳。桌上放着一個乾隆錫血的磁花瓶。另外還有三套八仙檯，都是紅的。壁上掛着一架那時候最新式的西洋自鳴鐘，和幾件時賢的書畫。中間的那一間屋子分成前後兩截，後截僅置一雕花的紅木床，襯以粉紅色的帳子，及豔麗的枕被。前截，則置以紅木衣櫃，穿衣鏡，梳妝台等物。右邊的那一間比較小些，裏面堆着層層疊疊各色皮箱，是賽金花更換衣服的地方，也可說是她的寢室，所以幔子是垂下的。總之，從這三間屋子裏的一切，可以充分的看出主人是一位富麗香豔的美人。

賽

是庚子年七月的一個晚上，華燈初上的時候。院裏有弦歌之聲。

賽金花坐在梳妝台前梳妝，顧媽站在一旁侍候。

金花：顧媽，三爺在院裏和誰唱呀？唱得這麼起勁兒？

顧媽：王長林汪桂芬兩位老板都在院裏呢！（此時外院孫玉等正唱空城計司馬

馬懿圍城的一段。）小姐，您聽，這時王老板反串司馬懿呢！

金花：王老板真有趣，我還不知道他能唱黑頭呢。顧媽，你看今天的頭梳得

金：怎麼樣？（顧媽大搖大擺地上前，手裏拿着一面小鏡子）

顧媽：我看比昨天梳的好得多，昨天左邊的鬢角太下了，今天的剛剛好。

金花：（轉過頭來照反鏡）對了，今天的確比昨天梳得好，可是這兒，顧

媽，你來，你替我攜上去一點兒。（顧媽爲她理髮，理畢，金花又照

鏡。）對了，現在好一點兒了，好，就這樣吧。現在你來替我把這些

珠花戴上。（顧媽爲金花戴珠花）這邊戴這一小朵，左邊的還要裝後

一點兒。前邊的我自己來戴。（又照鏡）你看怎麼樣，顧媽？

顧媽：我看小姐今晚美極了！比那天晚上都好看！

金花：噫，你去請三爺他們進來唱吧！○顧媽欲下，金花又將她叫回。

金花：顧媽！

顧媽：噯！

金花：現在幾點鐘了？

顧媽：（走到左邊屋子去看自鳴鐘）已經七點多鐘了，小姐！

金花：你們別忘了，楊大爺今天晚上在我們這兒請客，你去和小芳把杯筷點

金花：心什麼的，都先擺起來吧！

顧媽：擺幾個座呀，小姐？

金花：擺七八位罷。是楊大爺在這兒請客吃便飯。去請三爺進來。你把燈點

上。

顧媽：（趕着走到左邊屋子的窗下）三爺，小姐請您和兩位大老板進來坐呢！

孫三：（在院外）好，我們唱完這一段就進來，豈料這眾夫人面面相覷

金花：（盥花梳洗完畢，入右邊的屋子。顧媽點燈。孫三王長林汪桂芬則在

孫三：院裏唱唱法門寺真箇唱畢，王注則告辭回家。）

孫三：（在外）別走呀，金花請您兩位哥兒到裏面去坐一會兒啦！

長林：（在外）天不早了，明天再來吧，外面風聲很不好，我得早點回

顧媽：去，面對太照。三爺三太太各散。三爺三太太各散。金花

孫三：（在外）金花！你快出來送客吧，汪大哥王二哥都要走了。

顧媽：（走到右邊屋子的幔外）小姐，您在換衣服嗎？兩位大老板要走了！

金花：（在幔內）我就好了，怎麼不請他們兩位進來坐一會兒呢？（院內一

陣笑聲之後，孫三手上拿着一把胡琴走進來。他是一個三十二歲的